帝王格物致知之要三一

一正學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則於正學異端中不可無分吾道源流之正所謂正學也而異端學術之差易以溷正此不可不歸于一者說在堯舜禹湯所傳之一中洪範之皇極孔子論仁之克復曾子明一貫之忠恕子思之中和中庸孟子之執中無權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是吾道源流之正也老

子楊墨三異黃與老並一異佛入一異清談一異仙一異口儒心禪一異天主一異辨異必自一正學始一正學之權惟天子握之而諸臣之紛爭不與存焉

語吾道首稽之堯咨舜舜命禹惟允執厥中湯建中于民即是執中中命于天民受以生其理散見于事物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不及有中意實無專執因時制宜姑名時中操此揆事曰執立此範民曰

建本則危微中精一而已洪範皇極一篇
朱熹辨大中之解爲非王君極君立言今
繹之極非訓中即在中之準的吾心所固
有者此君道當然君能此立則爲五福所
聚自有所錫于民君錫民民亦保極錫君
無淫朋比德作則自君始君心廣大如天
于民猷爲守兼全者優念之不極不咎之
中人寬受之兼有二者色康語好去極不
遠特福錫之隨材造就即此是極時人斯

亦惟皇之極矣無虐煢獨之善者畏高明之惡者極也君心又公平如天于在位之人有能有爲才可進于極者有道使之務進其行德與才合邦藉以昌于必富方穀之正人先使好于而家無內顧之慮正人不富非極福錫無好德之人亦非極惟聖建極特爲敷言十二歌明告臣民使各諷咏同歸于極則以偏陂好惡爲心之不極偏黨反側爲事之不極遵義道路趨向初

定會合而來蕩平正直取舍内決歸來而至方是皇極會猶二也歸則一矣歌詠反覆懲邪興善使人諷咏心得欲消理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言敎與身敎歛爲五福所以敷錫臣民者意最深切功至宏博也贊此敷言之妙是彝常非渉高遠是大訓非淪卑近非君之訓乃上帝之訓有言之天卽天子之光庶民近之爲之頌曰天子實能作民父母實能爲天下

王蓋以心近非以身近以歸極近非以會
極近也近光本之敷言敷言卽造就時事
主之乎建極此用決之睿聖而已朱熹曰
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
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
立乎天下之至中所謂皇極也繇是而權
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
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
哉大訓皇以誤認之中訓極不謹乎至嚴

至審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真氏以爲箕子復生不易斯言蓋關乎聖學之正傳君道之大體者孔子告顔淵問仁在克已復禮一章程朱訓釋最爲詳明臣因而繹曰已之爲害最大最微無論用才使氣者已心横據縱學道有得

巳心尤横禮之一字愈說愈細本是天理又有節文節文之理方是天理克巳之克與原憲不行之難異蓋奮然決去一刀兩段之辭復禮之復不止去而復還之謂即易之復退藏于密意今人多以巳克而禮自復爲言不知此克巳又要復禮兩意最宜體認須知有無私而未必當理當理而未必無私者聖學精一全在於此一日二字正從此兩端豁然貫通言與天下歸仁

緊相呼應正明所以爲仁也歸仁即殊塗同歸之歸天下同歸於仁方是善與人同若如呂氏八荒皆在我闥之說是併包天下之已聖人所必欲克者大非公此仁於天下之旨克已之已私緐已之已剛緐已之緐全是活機機在獨知不炫以已克已此已大有主張必藉學力緐已克已緐已復禮所以剛決此緐大有把柄顔子心已默契此綱只問克復之目夫子說視聽言

動有此四日便見不在空寂一心全在日用動靜上提點只一勿字謂之猶旗𨞬便是大將所握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已可自繇者視聽言動先認出孰禮孰非禮先於非幾之發處斬截用此勿力精精細細怜怜惻惻不是虛見不遠之復於此得力故直曰請事見進未見止乃所以事也既克己又復禮此中有多少事在今人講學動以不學立言巳之爲害只

此大差率天下而不仁流毒尤大是聖門所必斥者仁有體有用此言克復即舜之精一成湯之制心皆仁之體書言好生言惠言寬仁言懷仁皆仁之用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爲害衆也漢之光武廢后易儲詞人之賦乃以克己復禮許之唐之太宗假仁非仁宋之仁宗乃亦廢后非克己復禮者孔子語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一唯及

門人有問則不言一貫而言忠恕朱熹註明臣謂曾子不言一貫後人不煩深求曾子明言忠恕後人只於忠恕上用力朱熹又言忠是根本恕是枝葉忠因恕見恕繇忠出曰天地無心之忠恕聖人無爲之忠恕學者則有爲之忠恕聖人之忠卽誠聖人之恕卽仁學者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曰忠恕一貫之註脚也可見忠恕爲學

者希聖之本亦人君應萬務之本朱熹又言恕即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以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閒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陳淳有見于此言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范忠宣以恕已之心恕人說得不是此又人君

所宜深辨無內恕已外恕人爲苟且姑息之政也子思中庸朱熹訓中兼不偏不倚之體無過不及之用言訓庸言平常之理合之則曰天理之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此較程子說尤全天命首章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註以性情分釋中和以中和見道之體用又於合中和

而言處言推極之用位育此該遂以爲聖人之能事臣更爲之繹曰道體常靜人有感應豈無喜怒哀樂諸情此情未發不以時寂言以心體言不對已發言不容著義理妙在未發即惟微之心故謂之中中節之妙猶然未發如天無聲臭却常行生即此謂之和發對未發不過和對中不過中爲常主此中在未發中儲養方是天下大本若此心體不是未發通貫動靜焉得云

天下大本和從中生故言天下達道言對意串與謂之中和二句無異以此爲性情之德情亦性也道之體用用亦體也一中盡中故只致中便自致和只致中和而天地此位只天地位而萬物此育有此理便有此事可置身心於天地萬物中亦可置天地萬物於身心中此天下公共理非萬物育不顯天地位非天地位不顯致中和非致和不顯致中非致中不顯未發非未

發不顯天命之性可見天命之性只未發二字足以名之此天下第一大本君子自信不可須臾離總以致中爲學之大本也末章闇然不顯與此緊相呼應令人千愼萬愼只是發不是未發發便涉功利與道義之心天壤懸隔不是中庸論性本旨薛瑄讀書得一性字曰必致中而後能致和必窮神而後能知化曰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卽源而流在

其中即流而源不外是顯諸仁是藏諸用
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論
神之妙曰神妙萬物之體神妙萬物之用
即太極也曰聖人之寂然不動隨感而應
所謂神也論靜之妙曰造化人事皆以靜
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遂發散
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酧酢天下事哉
曰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揚於外亦不得
靜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

矣曰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薛氏此言中和意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註明悉時中全不任心無忌憚任心偏見全不隨時所以爲異而兩心先異尤其根也即此見中庸不可能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曰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

靡百也朱註明悉統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尤曰精一於道心之微以爲中則其中活執楊墨之中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郤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臣爲之繹曰語道

之百全是轉移靡定變化莫測語心之變化又是本之心源不較量於非楊墨非子莫之硬局居安資深左右源逢因時百變員活不拘方謂之道吾道之中隨時取中異端之中執中無權吾道之一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一以廢百此孟子學已到孔子之時故語道活潑不獨距楊墨併距子莫一種學術程頤言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只論當胼胝

爲中當閉戶爲中楊時推明其說如於一尺物執五寸以爲中則是無權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則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眞氏又推明其說言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宅封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

專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為本 臣謂當事幾之會各有時宜不可執定仲尼論政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先儒猶以猛對寬言寬猛相濟大非聖人之言朱熹論為政則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政有宜寬時必不可嚴又有宜嚴時必不可寬事有宜泄

時必不可客又有宜客時必不可泄有異
中時同不可以異而槩異之有同中時異
不可以同而槩同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萬幾萬變寧止百糜竊謂人主之兢
業所以權此時中者正自不小然則中其
治道之原乎抑聖學之原乎然中孰執之
必本于心執曰允執允本于心之一誠也
中庸述孔子言誠者天道屬之不勉不思
之聖人誠之者人道屬之擇善固執博學

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弗措之已必明必強之道朱註明悉臣爲之繹曰天非蒼蒼之天蓋自然之天天人以道言是天理當然無容私意與者但有所爲而爲便是私意不勉不思之從容全是無所爲而爲恰如未發本體故曰中曰聖擇出此無所爲而爲之善執之以固蓋完固之固一也誠也卽從容中道也擇執此天道非天道之外有人道學問思辨行均不出此誠心均在

善之本體上用力工夫初無先後一時並進於中補偏救敝自有活法因時制宜耳必求其能全無措意即此便是篤志此志持之於已必要其成可百可千只要擇執更不讓人並以志言此本天道爲人道道之純粹至善者果能此道何論愚柔必是明強明強不是第二等之明強即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子思悟此即以天道爲誠明之性爲誠則明矣以人道爲明誠之教明

則誠矣臣爲之繹曰辭若對意實緊連發
從性言明從誠言誠本之天則人亦天不
本天而本心則天亦人誠則明誠爲主明
則誠亦誠爲主中至誠至誠至有三妙一
妙見至誠參天地二妙見至誠如鬼神三
妙見至誠配天地之不貳不測思誠亦有
三妙一一重誠章旨顯見有至誠之至然
後有盡性之盡一盡俱盡繇一至畢至故
以能字可以字許之顯是已做不盡的至

誠心力能此可以此巳做出的尚是什一
未做出的猶若什九不可名狀滿吾性之
分量與天地為一方是盡巳之性此盡巳
性處全體呈露大用顯行不獨盡人性兼
亦盡物性一了百了者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方謂之贊天地合言方妙贊
不止是助用不在天不在地在天地中之
聖人卽此是參唯天下至誠則然又說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可以二字與上可以二

字一般活看至誠不専主此知也知在吉凶之前全於人事隱微中實實窺破毫忽不爽即黙自斡旋不以語人所謂知來於微與鬼神同一機緘也此惟至誠能之誠不至不如神耳至誠併息亦無渾是實意無息就是久久即徵驗悠遠博厚高明俱德之徵即賛之曰所以載物覆物成物更賛之曰配地配天無疆此非至誠不能故以不見自章不動自變無爲自成極賛其

至因合天地而言陰陽合一地天交泰爲物不貳所以生物不測其所以然以博厚高明悠久合言天地之道又以天地山水分言天地之生物莫非不貳不測之一言地在天中對天不過故引天命之詩只言天之所以爲天全是不已因言文王之所以爲文全是一純純亦不已一至誠也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此章大可見至誠之次致曲致字重曲字亦重此心曲

其曲處亦無不誠是曲能有此誠也致曲之誠無念不誠形著明動變化自相因而極化極繇誠極不極誠不極化耳說誠力便大是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自道從自成說出方是爲巳之學誠者物之終始以實理言不誠無物以實心言必有修德實心然後有修德實事有愛民實心然後有愛民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誠之爲貴不爲有物而貴以自成而

貴自道而貴也心中此貴對人說不得朱
熹說凡人誠實俱是合當誠實非是說誠
實好了便去做不誠實不好了便不去做
俱是合當誠實此足以明誠之爲貴誠者
有成巳之道所以成物之道卽寓成巳之
仁中卽有成物之智仁智乃性之德合外
內而一之天道天道在握以時措之皆得
其宜時宜之時卽時中之時正誠之實際
處及說大哉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則至德之爲至誠言矣自見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合一德此至至道卽此凝以德凝道便是明哲上下治亂咸宜便是保身道爲重身爲輕身在道中乃謂之保明哲保身便是時措之宜說至誠必說到此地論五達道之行不出乎知仁勇三達德論德之所以行道不出乎一誠此以誠爲道之源乎誠爲之源則所以爲源中之流者卽知仁勇近知知惟好學近

仁惟力行近勇惟知耻所以必好必力必
知者此心誠一也知斯三者一而已矣一
知衆知所以修身此知所以治人治天下
國家此知此本誠源以責人君之知仁勇
也所以爲源中之流者有孟子之言仁義
一對梁王言利之問必以仁義易之無中
立一說一言人之安宅人之正路未可少
有曠舍弗居弗繇一言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惟此幾希之仁義可繇之行一言尚志

唯此居繇之仁義不可殺一無罪以戕吾
仁取非其有以損吾義一言推心之不忍
以達於心之所偶忍必克無欲害人之眞
心使仁不可勝用推心之不爲以達於心
之所偶爲必克無穿窬無受汝爾無餂人
之眞心使義不可勝用此本誠源以進人
君於仁義也所以爲源中之流者有孟子
之言仁義智禮樂必各以實言實卽誠也
實不必泛言一心卽本良心眞切之孝弟

而言葢曰實心孝弟方是實心仁義智禮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心誠心也此本誠源以進人君於仁義智禮樂也所以爲源中之流者不必煩言統之一仁仁不止人之安宅且天之尊爵莫之禦而不仁當罪吾智仁理一而分殊則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差等仁對不仁言則榮辱兩分天下之得失國之廢興存亡兩異縣士庶人推之卿大夫諸侯不可不仁況

天子有四海者可樂不仁乎好仁則天下無敵欲無敵不可不仁是仁則可與言不仁則安危利菑樂所以亡不可與言人君之仁必全念在民全念在民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與聚勿施之仁决爲民之下壙不爲民之獺鸇寧爲民歸之湯武無爲敺民之桀紂寧爲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之仁君無爲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之梁惠王所以摟刜吾心不嗜殺之仁極其痛切

方於君道大有裨益此本誠源以約人君於仁則知吾道源流之正矣有正有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此學術學術之異異於端端之初萌孔子特謂之異端不欲人攻之之必以攻之害惕之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所繫甚大也孔子之時已有老聃楊墨矣此必有為而發至孟子之世則橫議盈天下直斥之為無君無父率食相食之禽獸以息邪距詖為正人心以正人心為閑

聖道惜世主不知周以是亡董仲舒以告
漢武帝必曰春秋大一統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此其
見超出賈誼鼂錯沒溺申韓之外功不在
孟子下惜武帝不寘之丞弼之地使綱紀
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
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
能相保卒爲江充所害也司馬遷第言學
老子者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

相爲謀未悉老子之害也須知老子之近理者如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無情之類曹參以之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成富庶之功至玄牝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翕張奪與陰謀之說則范蠡張良之所用申商韓非之所本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禮亂之首似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其害至劉伶阮籍而甚至以事物爲粗迹空虛

爲妙用蒙莊氏因之有荒唐謬悠之辭而
清談者倣之其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
惑亂世主斲喪生民本源一差其流必有
甚焉曷若繇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黃
老之黃非黃帝之所遺實後人之所托漢
文用之可惜漢武之崇儒非儒尤可罪也
且漢武之高明英傑出秦皇上而長生不
死之欲一動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僅得
晩年一悔愈於始皇之怙終而已明於天

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谷永能言之不能輟成帝鬼神
之好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
非有竒怪虛誕之事桓譚能言之不能回
光武讖緯之信佛法入中國之始罪在漢
明帝時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
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靈
帝始立祠於宫中魏晋以後其法寖盛五
胡之君若石勒符堅道安姚興徃徃尊以

師禮元魏孝文賢亦幸寺修齋聽講至蕭
梁而盛極受禍反以餓死清談之弊起於
曹魏終於蕭梁何晏王弼祖虛無爲清談
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嵇康阮籍劉
伶輩號竹林七賢王衍殷浩繼之放達名
高范甯獨罪弼晏深於桀紂以爲一世禍
輕歷代患重自喪惡小迷衆罪大豈非學
老莊而失之乎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深留
其情卑猥貪吝更甚庸俗是又老莊所不

收者須信天之生物無一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裴頠崇有論所不能發明者魏燾夷狄之君爲道士寇謙之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乃身師口證至作宮以上接天神胡寅極言以排之宜已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言上帝臨女無貳無虞無貳者一

也主一者敬能一者誠也湯顧諟明命文
王翼翼小心夫豈求之外哉唐代宗以報
應爲問苟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
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凜然知
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於修德元載等語
不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謂國祚靈長
皆佛之力豈非厚誣天道子儀屢立大功
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却敵歸之佛
力旣排子儀又媚朝恩豈非姦邪顯灼代

宗之失相成之也憲宗英明既不聽李藩裴潾之言輕餌金丹又不聽韓愈之諫輒迎佛骨仙佛交媚竟不令終宋之眞宗後心封禪屢受天書忠如王旦不免陷主自陷徽宗身爲道君卒沒於金終莫之悔此非仙佛之差能害人主夫亦下無知道之臣爲之輔佐遂令主差至此耳眞氏以中極仁誠之道有源有流爲正以異端學術之差爲一正一邪之分而朱陸異同之辨

宋無有能明之者禪學認爲儒宗沿至我
明丘濬進行義補之後遂有王守仁主張良知
不學之說出朱子晚年定論強爲回護已
說而學蔀通辨業已破之楊時喬力爲辨
之王啓元之公論則曰宋之訓詁特不得
稱爲大學耳近儒有張大佛氏斥小孔子
者有陽尊孔子陰用佛氏者有會通三教
調停爲一者有超出三教宗天主說者均
不知以聖經爲主先立乎其大求之弗深

考之弗詳耳寧知聖道有必不可易者以
天地爲祖有必不可缺者以人倫爲實有
必不可借者以天子爲主有必不可疑者
以六經爲徵有必不可假者以修身爲本
有必不可私者以王政爲公聖局有必不
可隘者以天下爲局萬世爲量此之謂聖
教必不可混知之至行之至始終惟此條
理大者先立諸小安奪公請任道則曰居
天子之位而任斯道之任如高屋之建瓴

水直順流而下耳自伏羲以至舜禹道統皆在天子伊傅周召非若天子之順至孔子而益難嘗爲在上位者思之明道非爲一巳私也天下之事莫大于扶世教莫重于正人心有如聖道不明則無父無君成何世界人心無主正道不聞此道安可不明況前聖拮据而立之後人安坐而棄之寧無惻隱一念此爲聖教不可不明且藉孔孟之教以入仕途反弁髦棄之寧無抱

腕不平此爲公義不可不明且人不識忠孝則必須頑鈍無耻如頌莽功德安得如我

朝靖難諸臣此爲臣節不可不明况不知忠孝爲是則不知亂賊爲非變生亂作此身莫知所税駕此爲事幾不可不明道者天下之公理當持之以天下之公心是不能違位而獨行者位能如君之尊而徧行乎能如相之貴而順行乎啓元此論此請所望于聖道之大明者意至懇切臣謹

皇上聖明必以扶世教正人心當亟行之魏崔
虎彪之後不待臣言之喋喋矣

忠邪之辨不待言而判然矣

皇上聖明必以斯也繇正人心當言者小人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四

尊王道

帝王之格物致知要在尊王道王道之異於霸術孔子生當五霸之後首有此辨尤莫詳於孟子董仲舒程顥張載朱熹張栻皆有所辨近日王啓元論孔孟尊王意尤發前人所未發眞德秀所謂審治體察民情治體中有德刑先後之分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中有生靈嚮背之繇田里休戚

之實皆王道所宜審宜察者臣統謂之尊
王道王啓元談君德莫詳於書祖德莫詳
於詩合之皆王道也玩孔子言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斯爲王道自諸侯出斯爲霸術
道德齊禮斯爲王道道政齊刑斯爲霸術
先勞無倦富教大全禮義信必好兵食信
有衡斯爲王道非霸術所能與無欲速無
見小利尊五美屏四惡斯爲王道非霸術
所得聞君臣父子必欲正名則名不正之

非王道可知管仲大功謂之器小則大器之爲王道可知必世而後仁方是王者則欲速之非王道可知一變同兩至異則霸餘難王王湮易復可知春秋稱天王會盟無予弒君三十六直書不貸尊王賤霸此義尤彰大學末章嚴義利之辨有所不畜菑害未如之何孟子窺見此意首告梁惠王不欲言利必言仁義不言小惠必言王道之始王道之所以養民教民不言報怨

之甲兵必言仁政之施省刑薄歛此見王覇之所繇分告齊宣王不言桓文之事必言保民之德不忍之心推恩權度反本又反語公孫丑不爲管晏之功必欲反手齊王乘勢待時德行此速亦見王覇之所繇異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覇假之久假不歸惡知非有此本諸眞假之心言覇者之民驩虞王者之民皡皡此本諸大造小補之心言以力假人以力服人以德行仁

以德服人此有誠僞之差言以善服人不能服人以善養人能服天下此有公私之辨言五覇之樓諸侯以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所以罪覇術者大言求富謂之富桀求爲之强戰謂之輔桀所以賊覇術者嚴罷兵于搆兵之日宜爲生民喜第以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懷非所懷與言仁義而王者大不相同荀卿亦言粹而王駁而覇乎所以粹駁未及知也亦言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乎義利之美惡未及知也董仲舒言羞稱五霸爲先詐力後仁義論仁人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駁粹義利此明漢武言利事析秋毫而民不堪命昭帝初立賢良文學之士分别義利言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利於此必耗於彼不勝其本而與百姓爭鬻鹽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德而相國家惜沮於桑弘羊扼於車千秋
王論不獲伸唐大宗黜權萬紀爲未嘗進
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也而太
宗非粹而王者陸贄疏諫德宗言示人以
義其患猶私示人以利患必難弭人主當
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散小儲而
成大儲損小寳而固大寳惜德宗之弗納
也程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
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覇者

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張載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使四海之内皆爲巳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不爲五伯之綴名張栻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與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

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朱熹極取此論答陳亮三書辨王霸甚精初云天理人欲不必求之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若以漢祖唐宗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

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
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
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疊補過了時日其間
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
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
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
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
百年被人所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
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再

答云自孟子没而世不復知有聖學一時
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
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葢亦有之而其所
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
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
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
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
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
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

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三答云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塲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中或不能盡善則一而巳來諭但

論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塲中比並較量見有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根本親切之地天理人

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
後之賢所以審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
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
今不識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
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
自知其非也夫欲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
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
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眞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

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而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繇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朱熹三書所以辨明王道覇術之異等之金鐵忒煞分明不可不思王啓元以尊王

爲主王必本之天王者備性命倫政之全局本之天道之神化德業王道之大莫大於此是知王道覇術之異異於義利重輕之别也而德刑先後之分亦有王覇焉舜典于攝位時言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之有流宥有鞭朴有金贖原眚災以行赦所以明聖人之仁若怙終則賊刑罔赦所以行聖人之義春生秋殺無心之中此

欽此恤欽恤心法百聖相傳弗能易者流放竄殛以待四凶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四罪而天下咸服非舜刑之天下刑之也藝祖讀書至此言四凶之罪止於流竄而嘆近代法網之密似寬王道一斑者舜命官先播穀之稷次敷教之契後及於臯陶之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

欽恤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刑者聖人用刑之法舜命皋陶以民協于中爲弼敎之功皋陶賛帝德以民之不犯爲好生之洽必漸涵漸漬入人之深然後謂之洽所以洽者簡寛之意惡惡短善善長過可宥故必刑罪疑輕功疑重惟恐殺一無辜以傷天地之仁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此德之洽豈非至治第以罔愆爲言則不以謏責意可知已孔子論政之道民齊

民政刑德禮必分而禁民之身者免而無
耻善民之心者有耻且格此不可不辨也
至以欲善風民不言殺字何非德禮何非
王道至意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舍法言禮
謂禮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必本之
積漸微之樂而不哀福而無禍取則於湯
武之審取舍置天下而安而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者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欲人
主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似知王道者漢文

行之幾致刑錯猶有黃老之雜也董仲舒對武帝亦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端必求之天天道之大者在陽德陰刑刑主殺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亦任德教而不任刑仲舒此言眞武帝之箴砭也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有

先慮哉路溫舒之奏宣帝必欲尚德緩刑
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卽治獄之吏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屬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溫舒之言至深悲
痛意在責上宣帝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
以決之矣然其爲治終是雜覇而刑餘周
召法律詩書卒不免爲世所譏人主所好
可不謹哉隋文帝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

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其以六月杖殺人也以六月必有雷霆自比不知雷霆主於生物惡人適與之會而震死者非雷霆求以擊之也唐太宗納魏徵之言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且死罪三復奏是日必疏食有刑不忍笞背與隋煬之截舌者大異此仁暴之異所以爲治亂之分一惡淫桀紂一功庶幾湯武一甫再傳而失天下一享

國幾三百年憲宗英果明斷於用刑喜寬仁不信李吉甫于頔任刑之言獨從李絳先德化之言與太宗之聽魏徵同一仁心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然二宗之仁非王道之仁也後君之德何如舜之德後臣之言德何如臯陶之言德粹乎純王之道也王道必察民情察則察生靈鬱背之繇又察田里戚休之實周書泰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此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讐受實繇作威之虐非撫我之后有此至情故我不得不順也康誥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成王念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述民情以告之言天之可畏所輔惟誠民情之大可見即在小民之難保難此誠也民之所繇乂在無康好逸豫無

康好逸豫之心不可有一之弗盡心弗盡
卽不誠不誠卽無以保小民無以保小民
卽無以畏天命念民怨之來非一端以爲
大過致怨又或在小不在大以爲小失致
怨又或在大不在小故弭怨無他術惟順
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
不敢忽庶幾盡心以至於誠然後可以無
怨于民民心卽大理無怨于民則可以保
小民卽可以保天命矣春秋穀梁傳曰財

盡則怨力盡則懟此言民情之所以怨懟惟財力之兩盡上無以恤乎下故也夫惟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庶民情可無怨懟乎則欲保民以弭怨不可不盡心于財力也孟子告齊宣王以王天下本之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憂樂必以君樂民之樂然後民樂君之樂君憂民之憂然後民憂君之憂竊謂君所以同民之憂樂者非盡心不可也孟子又告齊宣王

以文王治岐之政必先鰥寡孤獨及王善孟子之言自謂不能行以有好貨好色之累則引公劉之好貨推心於百姓亦欲王之與百姓同心引太王之好色推心於百姓亦欲王之與百姓同心遂以與百姓同好爲王天下之本與百姓同好可以王天下則必如文王之施仁不遺四民可知同好遂及於四民乃所以爲盡心於民也漢鼂錯告文帝於無事之時必以民情爲言

謂民情莫不欲富三王養之而不貧民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民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民情莫不欲佚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攻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此雖錯之言實先民之遺言也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矣想三王所以本人情不過曰不窮兵不黷武以全其生不急征不

橫歛以厚其財不爲苛擾之政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以養其力本之以仁行之以恕盡吾心而已唐陸贄告德宗於奉天之日亦以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先去之遂以中外意乖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爲羣情所深惡以因文武入參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繇明示咎悔

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匹夫片言採錄不遺爲羣情所甚欲旣奏未行則又申言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繇生也故諭君爲舟諭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情得則君固失則君危是以聖人居人上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贄此言豈不懇切而德宗鑒其所以亡竟莫之用是何知

王道哉田里戚休之實生長深宮者安所
覩聞一見之采薇是文王所以遣戍役於
啓行之日代爲之言者一見之東山是周
公所以勞歸士於征東之後代爲之言者
其靡室靡家載饑載渴靡使歸聘也其不
遑啓居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也其昔往楊
栁依依今來雨雪霏霏心傷悲而莫知也
皆戍者必有之實情不能自鳴乃先其未
發而歌咏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疢焉民

能無感而思忠乎其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施宇在戶鹿場宵行蒸栗不見于今三年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勿士行枚獨宿車下歎室洒掃孔嘉如何也皆歸士必有之實情不能自鳴乃先其未發而歌咏以慰悅之如其身之經歷焉民能無悅而忘勞乎後世陟岵之嗟鴇羽之哀以父子不相保而怨葛生之亡此采綠之不詹以夫婦不相保而怨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以征役

勞苦而怨則家人自悲之詞不出於上人
之口去王道遠甚七月一篇周公述邠民
爲衣爲食之豫凡民間艱難之情忠孝勤
儉之俗備播之歌使瞽矇時誦之成王幼
主之前欲君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與書
無逸一篇相爲發明此王道也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具述七月無逸以爲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論最懇至
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

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㠯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儆惕良多君牙念小民之怨咨夏暑雨冬祁寒無時不然非怨天時怨已生之艱於斯時尤艱也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不思不圖無以安民卽無以爲民上此穆王所以惓念也於王道爲猶近也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者莫如漢文帝詔令屢下勤勤懇懇且力爲室言方春預賜今年租稅之半甞余民

者誠於憫農可爲世法不念農民之苦者遂見唐德宗幸入民趙光奇家具道百姓不樂之故以詔令不信優恤不恤悲苦莫知止命復其家不一新其政縱官虐民可爲世戒唐明宗以儉約愛民聞馮道進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以爲曲盡田家情狀說命錄誦未見何以施行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豈

非小民大幸然刻木于內未見何膏澤下逮可見仁心仁聞何如仁政之施仁政之杯水無救車薪之火何如仁覆天下可以法令而傳後夫惟采薇東山備知里民戚休之實而思其艱以圖其易是惟王道亦惟七月無逸備知田家戚休之實而思其艱以圖其易是惟王道漢文帝周世宗尚有不足法者况德宗明宗乎合生靈嚮背之繇田里戚休之實以察民情察之乎民

情之所以然非苟爲[illegible]而已也浮慕察民
情之名曰取前人之詩書而圖之畫之歌
之咏之於民情無默孚焉王道當不其然
王啓元論帝王正鵠必合易與書參之曰
以天地爲規模以乾元爲主宰以純粹爲
心精以好生爲大德以四時爲流行以六
子爲變化作君在此作師在此生人生物
在此明則禮樂幽則鬼神遠則極于四海
久則復歸渾沌無不在此論唐虞盛治典

謨君德首務在經天緯地大本尤在聖德聖學學以欽若昊天爲至天祿永終以天而危其位勑天時幾以天而凜其心天工人代視百官皆天秩敘典禮命德討罪視庶政皆天聰明明畏天自我民視匹婦匹婦皆天至子不能安民則奪以與賢弟不能安民則奪以與吏然後聖人爲民之重始昭然白于天下其認民爲天地之生凜然不敢傷之意始可對之天地合論成周

祖德則詠生民思文后稷可思詠篤公劉
七月公劉可思詠緜天作太王可思詠大
明皇矣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可思詠文王
有聲則文王武王可思詠二南文王棫樸
旱麓思齊靈臺清廟維清我將雝頌則文
王可思詠下武時邁酌桓賚般則武王可
思詠執競則武王成康可思詠昊天有成
命閔予訪落敬之小毖則成王可思思則
思其所以相天所以仁民所以事心所以

浴德此其大者成王以前之詩多周公所作以大和之治上引君心其温厚和平莫非王道之流溢成王以後之詩有美有刺有規有戒皆孔子所存以撥亂之資上引君心其隱諷悽婉猶存王道之餼羊周禮一書見周公之相品相業而天文易理人道王制王政一一全備天官一職當以天另論不可與五官並論天子之權大臣之體舉人立法之義並於此見謂爲王者崇

效卑法之全局可也且周禮禮制也以天
之形體取象其道象天之顯仁月令樂制
也以天之神氣取象其道象天之藏用二
書相爲表裏於此可見周官所佐者王猶
屬人臣之事宜以爲綿月令所奉者天更
屬天子之事宜以爲經二書相爲經綿亦
於此可見夫有書以聖王作則有詩以祖
德獻規又合周禮與月令相爲表裏相爲
經緯王道之大全無餘蘊矣啓元竊見及

此所以尊王道者此見王佐之才亦此可

占

皇上加意求治請於此中詳求之

帝王格物致知之要五

辨人材

帝王之格致必辨人材辨則如堯典之疇咨登庸不在子朱之嚚訟不在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不在鯀之方命圮族苟德可明明揚側陋有所弗拘及師錫以虞舜則於家庭之間所以處頑父嚚母傲弟者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尤必試之以二女此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

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人主欲以堯爲法必先自明德始明德者知人之本也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聞禹哲而後惠哲必眞知其爲姦邪之言則以知人必求之德德必觀其行事不爲虛言必以剛濟柔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全德又貴有常而不變九德不能皆全或三或六惟上所用苟有一德亦兼收並蓄使

各隨所長而施於事惟衆賢畢用百職具修功可堅久此以德知人方不爲姦邪所欺可爲萬世知人之法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此孔子觀人於無瑕之法較皐陶之德受而尤密者味三其字則亦自露先覺非苛搜也君之觀臣觀其所自露者而已過各於黨觀過知仁此又孔子觀人於過中之法寧取無心之過不爲姦邪有心之揜覆所欺者蓋不責其過且併知其仁君

之觀臣不以逆耳而罪之意正若此不聽言信行必聽言觀行此又孔子不以言取人之法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佞者不知其仁故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君以堯舜爲法敷奏以言必明試以功以漢文帝之拜嗇夫爲戒以漢武帝之信江充唐文宗之信鄭注爲戒得人如滅明以不由不至二事概其生平此聖門取人必正必守之法繇一邑而推之天下宰

相之擇百僚人主之擇相亦若是則得已
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
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見
有祖也皆惡皆好未可不如善者好不善
者惡此孔子觀人於一鄉之法以此推之
國與天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
得上聞而姦邪不得壅蔽則是非好惡之
實庶乎不謬無若陳蕃竇武爲天下所稱
中常侍目之爲鈎黨裴度爲天下所仰八

闢十六子百端毀之念好者雖多言未必
上聞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是
可懼也衆惡必察衆好必察此孔子不憑
衆而憑察之法念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
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
不可不察察則如孟子之不絕匡章不廡
陳仲子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
際適其當也人君之察亦若齊威王之烹
阿封卽墨不以毀譽亂眞巳爾巧言令色

鮮仁剛毅木訥近仁此孔子鮮仁近仁兩辨實相表裏蓋虛實之分係乎一心不在言色也樸忠如周勃之臣難合巧佞如董賢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繇此人主其亦謹所擇哉不知言無以知人此孔子聽言必知與觀行亦相表裏易之慙枝多游詘五辭不能有加于吉人之辭寡而寡非緘默不言之謂其敷陳無隱之多未必是躁人也人君因

言觀人必察其近似而不爲所惑則君子小人分矣然孔子之論君子小人十一見之論語今次第繹之上達下達達靈覺心也所以上下相懸者天理人欲之差故曰喻義天理之公喻利人欲之私懷德懷刑坦蕩蕩泰而不驕純乎天理之公懷土懷惠長戚戚驕而不泰雜以人欲之私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於與人中見天理之公同而不和比而不

周反而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此於與人中見人欲之私求諸已便是爲已爲已便是天理之公求諸人便是爲人爲人卽是人欲之私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以所存者大大莫大於天理之公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以局於小小莫小於人欲之私易事難說全是公而恕底心難事易說全是私而刻底心知君子小人所以分則人心之趨舍不可不審國家之用舍不可不辨苟以

利爲義以小人爲君子則差在誤用小人更以義爲利以君子爲小人則差在誤舍君子孟子又有觀近臣觀遠臣二法以其所爲主以其所主可以舉主之主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以類而觀人品不淆已孟子又有聽言必觀眸子一法爲眸子爲精神之所發較言爲心術之所形尤有良者人君用人不止於諫諍得也尤於朝見召對時可以卜人之胸中是在本君子之心

善觀之而已李克與魏文侯論擇相必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不獨可以得相也觀人之要莫容于此朱熹推本于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之說遂執此以觀天下之人凡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如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

澒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于內則其形于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熹此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漢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洵知人善任使周亞夫細柳之

嚴文帝不以拂已爲忤及作相數諫景帝反以忤已生疑夫非景帝有適已之私意不若文帝之無私耶宣帝聽政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與於事無裁决之勤於人無叩擊之素舍功能而信毀譽者自不相侔武帝不立燕廣陵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上官桀桑弘羊者桀以諂進弘羊

以利合故也此與景帝之蓄私私援何異昭帝保持光忠不爲桀等所害知人之明反過孝武其心之無私可知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能辨人材之邪正於漢諸君可見唐明皇之明能評房琯之能破賊評姚崇才能破賊評李林甫妬賢嫉能獨於忠誠端亮之宋璟乃以賣直取名目之繇璟以不苟合而私惡之林甫以苟合而私愛之故也德宗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

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年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枉矣顧于杜兼誣奏幕僚李藩怒召望見之際卽於儀度安雅信非爲惡者繇於諸人有愛惡之私藩無私見之泪故也憲宗剛明果斷能用裴度者方惡植黨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難中實遠在陛

下觀所行則辨帝言不易辨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卒爲程异皇甫鎛言利之臣所搆出爲河中節度使繇异鎛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利令智昏故也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平章入謝言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

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
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繇執心不定
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德裕此言足以判
邪正之情狀而文宗所以為姦邪所乘者
從執心不定來又被德裕窺破武宗能聽
則心定可知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能辨
人材之正邪又於唐諸君可見宋臣張浚
又推而廣之以為不利其身慨然以天下
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

下百姓之利害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雖進易

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羞恥此小人也執浚此言遍觀在朝之臣君子小人之分可槩見矣若乃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無同德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所謂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知言知人之知不可不精蓋如此

夫小人之惡至竊國而極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

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爲又慮羿心未惛有時而覺必娛之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然後取圖戕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巧於篡盜已有寒浞易於坤之初六特言弒君弒父非一朝夕所繇來者漸必欲人主之早辯蓋重有創于此也齊景公不蚤辯遂有厚施之

田乞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魯襄公不蚤辯遂有三分之季宿季宿之後有意如遂以擅魯黃歇一納娠妹而以黃代芈是孰從而辯之呂不韋一納娠姬而以呂易羸是孰從而辯之王莽之潛移漢鼎也情狀濅與昔異不以賂外而以恭儉謙下釣一世名不以媚內而以辭位讓公擅一時權然後居攝奪國惟所欲爲顧任外戚以政釀自成帝私外家以權恃有元后是

亦履霜之辯不蚤堅冰乃至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之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閒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爲難察夫惟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是易之所謂蚤辯也既蚤辯姦雄竊國之術矣

尤欲蚤辯憸邪罔上之情罔上之憸邪有四一曰姦臣二曰讒臣三曰佞幸之臣四曰聚斂之臣姦臣之尤趙高居最欲行已志必先以淫樂蠱君淫樂必箝人口箝口必嚴刑峻法嚴峻恐君外見必教深居宮禁深居防近必剪近之所忌故李斯勸行督責之術輕罪深督豈不尤酷卒爲高所先剪近尤防羣臣有異必指鹿爲馬以嘗試之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然後盜起則

言無能爲及沛公已屠武關則使壻引兵入望夷宮刦君自殺二世愚弗叅辯已胡後不鑒駭有漢元之石顯其與弘恭之迎合上意也結史高爲黨援也於上所敬重之蕭望之卽用攻巳朋黨擅權之言而反誣之愚致廷尉多方巧迫飲酖自殺驚泣謝塞周堪劉更生駢殺併善問動主之京房亦不能免漏盡開門之請先伏後符薦扳貢禹之美曲文蕭過弗叅辯耶駭有奐

主之張布豈不喜讀豈不倚藉祭酒博士
講論豈不覺發皇恐陳謝豈不以無妨政
事示然卒止講得遂已私是佻士良輩之
所繇祖也孫立一主可畏乃爾弗蚤辨耶
駭有晉武之賈充以功首罪魁故任愷庾
純秉秦雍亂薦離君側矣巧用苟勗計女
婚太子藉楊后留身卽愷計薦愷爲吏部
尚書侍覲日希譖使罪廢是卽趙堯薦周
昌相趙王如意公孫弘薦汲黯相膠西王

之故智也弗蚤辯耶駭有梁武之朱异其
文華敏給曲營世譽所伺於上者甚巧所
姤侍讀徐摛巧言年老愛泉石立以太守
出也摛覺莫鳴侯景之入朝野咸罪愼卒
猶蒙惜贈弗蚤辯耶駭有隋煬之虞世基
其機辯侯伺在裴蘊裴矩宇文述郭衍之
上一娛主以音樂酣晏一導主以用兵西
域一罪忠臣薛道衡一愚主以無盜一勸
主五日一視朝江都禍及身與國俱亡弗

蚤辯耶駭有唐高宗之許敬宗李義府主
悅在色許逢迎之首倚李勣家事一言陷
君於廢后易儲殺顧命大臣之三失而改
唐爲周古所未聞以正言飾邪行義府尤
姦佐武諸毒時號人猫猇笑中刀拜相主
選惟賄是利一弗蚤辯何再誤耶駭有玄
宗之李林甫楊國忠林甫結武惠妃廢殺
三子尤傾忠王爲妃子地賴帝不摇中興
有基斥張九齡爲外人曰何與天子家事

排之使廢則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奉選士詔懼暴巳罪曲爲沮梗諷御史劾殺敢言趙奉璋旣斥杜璡又以立杖馬塞言路以蕃將代儒將遂召祿山之禍款左右刺上意能使王深居不出起大獄誅貴臣惟所欲爲其口蜜腹劍人謂寒浞趙高石顯王莽合爲一人國忠倚妹貴妃繼林甫爲相即用其術揣事邊意身調兵食好惡吏掌文簿苟取集事不恤他厲匿兩大敗更

以捷聞雨多曰不傷稼水災反罪言者激
祿山速反以驗巳言反度易了以行蒙蔽
一弗畚辯何再誤耶駭有代宗之元載先
結李輔國後結董秀衙等林甫杜塞人言
必令先白然後奏聞罪滑林甫顏眞卿以
疏詆得貶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戒賜自盡
籍沒多椒未可謂弗辯也恨弗畚耳駭有
順宗之王伾王叔文以善書善碁娛侍東
宮即位有疾深居簡出遂以李閹牛昭容

爲之内通士大夫之好進者爲之恊謀專制朝權幸止一年傳位局更未可爲弗辨也恨弗蚤耳駭有德宗之盧杞一引裴延齡同巳又引關播屬使無言去楊炎必殺立威更出忠直張鎰遠遣顔真卿李揆各使受殺巳無殺名李懐光巳破朱泚不得見上變忠爲逆天下皆知其奸邪猜忌一主獨不之知藥餌之甘忘鈎之害弗蚤辯與駭有穆宗之李逢吉内結王守澄外親

八關十六子遂勢傾朝野所以排李紳韓
愈之術反用之于薦入謝一問悟留居部
終不能逃此奸排誤旣留誤敬宗又於罷
閑時陰譔文宗弗叅辯與駭有文宗之李
訓鄭注內結王守澄陰狡瀾翻爲上所竒
卒成甘露大變巳命不保弗叅辨與駭有
武宗之仇士良不能得志則告老告老則
用張布沮吳主計私斂其黨而奢靡百娛
不令閑不令讀書親儒之說更悉而巧弗

叅辯與駁有昭宗之崔昭緯柳璨昭緯寄
結中人外連強藩制王固權擠殺杜讓能
計罷李谿相五年罷相貶猶求救於朱全
忠伏誅衆快璨及第不四年當全忠殺崔
徹後即藉全忠力得同平章憑附賊臣八
月行弒數月昭宣彗星竟天白馬多殺三
十餘人盡璨手疏大快讐娟殺沮九錫殺
亦天報唐史姦臣傳曰崔柳倒持唐宗覆
弗叅辯與駁有高宗之秦檜歸自虜廷力

主和議大中上心亦報金賂恢復罔成慘殺忠良誰蚤辯與駭有孝宗之湯思退主和如檜謀去張浚忠言不聽詔出不行陰招金兵罪伐成永弗蚤辯與駭有寧宗之韓侂胄内結外黨計擠朱熹趙汝愚旣嗾殺汝愚又黨攻道學陳自強以蒙師聚貴程松以獻妾驟陟内批時出甚悔春回巧立功名持議恢復喪師失地殺臯謝金弗蚤辯與駭有理宗之史彌遠廢儲易帝投

鼠器忌專擅多年濟王寃沉眞魏二儒困抑莫鳴史姦没後德秀始進大學衍義辨人才所以特詳姦臣不敢齒及彌遠心實恨之彌遠之後駭有史嵩之嵩之之後駭有賈似道似道之後駭有陳宜中宋爲元滅何非姦臣禍害昏主弗辯之過與讒臣莫詳於詩十月小弁巷伯巧言何人斯青蠅六詩以噂沓背憎萋菲貝錦哆侈南箕緝緝翩翩捷捷幡幡如鬼如蜮如盜如兎

如簧如蠅狀諸讒口以耳屬于垣盜言孔甘亂之初生亂之又生罔極二構罔極交亂甚諸讒害以僭始既涵君子信讒如或酧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深究病根以君子如怒君子如祉無易繇言敬而聽之止樊止棘止榛豈弟無信力弭諸讒胡幽王以讒殺宜臼之後又有晉獻公驪姬之惑驪姬首賂二五使說公出三子于外出乃易圖圖乃謀之優施精潔易辱甚精必愚

二言所以揣申生者如劵在握夜半而泣危言聳動所以中獻公者亦復如筭使將兵伐翟窘以不能逃死之路卒飲里克而諷之附麗許以中立殺嫡立庶之謀此成是驪姬仗三姦之助以殺一嫡緐女子小人表裏交締所以得交締者晉獻公之惑也寺人伊戾之譖因太子座而迫之縊死矣胡寺人柳之譏又逐太子佐之華合比並以欬犍加書一語匾匾小數隨用輒驗

非讒者之工乃宋平公之惑也楚有費無極旣以納室通北陷太子殺伍奢矣又鑿空造飲酒門甲一端激子常怨速郤宛死沈尹戌謂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非獨咎無極咎平王之聾瞽也吳王夫差之有子胥忠智並藉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賄而造爲怨望一語以讒之卒以賜死後張湯之讒害顏異也以腹誹不顯之讒害蕭望之也以怨樊豐之讒害楊震也以怨懟皆

祖宰嚭故智夫怨誹在心何繇而知聽其言弗觀其行則人主之自惑也戾園之禍豈不繇江充之讒所以致充之讒則武帝有四失焉一眷意先移一不問蘇文之譖遽增太子宮人一父子乖隔而不相接一治巫蠱獄不屬他人而屬之充所以釀此四失者多欲心也巫蠱端開而張繇因之以呪詛陷馮后一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梁冀等因之以爲矯舊政陷李固幸太后

不聽終遭毒手賈謐因之以醉中手書陷太子而致之死若夏竦僞作廢立書以陷唐介幸仁宗不爲所惑蔡襄以廢立僞書蒙疑幸歐陽修以身力解而英宗爲之釋然熙豐小人偶爲輕更新法以譖司馬光元符小人僞爲諫書以陷鄒浩莫非僞莫非惑也馮純荀勗既巧言以陷張華又巧言以誣齊王攸亦晋武有以招之也不讒之讒則有民間之謠言斛律光以此受禍

於晉裴度以此此終相於唐惑不惑異也不毀之毀則有優人之戲戲姓名之可疑宋璟以此見罷於唐宋郊以此終相於宋惑不惑異也德宗疑苗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且諸子皆與帝王同名陸贄解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巳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朋言責辱

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奸莫斯爲甚
賛此言可謂得讒人之情矣雖幸全晋卿
德宗之疑終不自釋是亦闇主也唐太宗
之明不以飛語疑魏徵必以按驗屬之温
彦博矣及徵已薨一聞錄諫藁以示史官
之讒言爲之停婚仆碑則亦蓄疑以爲之
招也佞幸之臣不獨昏主可惑明主亦不
能免如齊威公之悅易牙也以殺子爲不
私其子必能忠君悅開方也以背親爲不

私其親必能忠君悅豎刁也以自宮爲不愛其身必能忠君獨不念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卒不聽管仲之言授之以相齊國此亂非惑與趙武成王以色寵建信君客以桑雍進則曰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趙客此言深

切懇至凡爲人主所當悚然于茲秦皇不
鑒而有趙高之禍漢哀不鑒而有董賢之
禍漢靈不鑒而有任芝樂松之禍齊王不
鑒而有和士開之禍最可異者唐太宗知
宇文士及之佞竟不能去所以不能去者
惑於謝佞之游言也其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
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此解
范祖禹直以佞人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

之從其妒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
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志國
者皆妒之諛悅順從者也忠臣從義從道
雖不從君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耳咏祖
禹之言反思士及之言盛明之世忠讜盈
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
聊矣而每措其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
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
天子宜若適然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辱

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聚斂之臣桑弘羊實爲作俑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言烹弘羊乃雨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王安石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

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光此言古今至言也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巳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失民心而蠹國脉悖入悖出罪甚盜臣也德宗聚歛之臣始之以盧杞

趙替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幸而克復又惑於裴延齡之姦索錢索羨後言左藏糞土中銀貨若干證妄劾姦巳有其人帝皆不省死猶悼惜以陸贄之忠斥不得比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漢武之後有唐玄宗德宗唐宗之後有宋神宗非聚斂之臣能害君繇君之自貪自害也辨人材者辨竊國之姦雄尤辨此罔上之四憸邪此其最著者乎人

材更有難辨者豈無外和內介履圓行方如韓休者乎初蕭嵩以爲易制引之入相及共相位守正不阿爲嵩所惡更爲宋璟所訝也豈無初恬後戀始清終拗如王安石者乎文歐馬富之且薦且敬何以不如呂誨韓琦之先見更不如張方平吳奎之見尤先也西漢之末初有陳遵之放縱張竦之蕭儉矣後竦以媚莽敗名遵以使虜徵節趙宋之初有陳希夷之酒放丁少微

之清潔矣後少微以金丹獻媚希夷以與
化效忠樊英之南陽不出高洋之閉閤避
兒齊丘之入山謝相均負時名而末路各
敗褚淵王儉范雲沈約皆江左名流人文
領袖而淵儉以宋臣佐齊雲約以齊臣佐
梁前名俱喪人材之不易辨蓋若此矣嘗
牛李構黨日唐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
廷朋黨難宋黨互熾神宗憂問滕甫對曰
小人有黨如蔓草君子無黨如松栢破范

純仁調停之說則有劉巖叟泰否兩分之正論在駁曾布兩存之說則有徐勣任伯雨之兩論是非忠佞不可不辨朱熹亦曰要無黨須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若不分黒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投老時四與留丞相書不欲於同巳異巳中論君子小人必欲射馬擒王要地不容一邪毋睹彼主我客之勢陷彼刀我肉之地尤慮小人深根固蒂時猝乍難去必

欲斟酌時宜知個緩急淺深始得味朱熹

所言是非黑白決不可不辨辨是非黑白

中更有深根固蒂之慮主客刀肉之防何

緩何急孰淺孰深尤不可無斟酌諸辨也

自非爲相者渾身是君子滿腔内有辨小

人眞識又有斟酌時宜諸妙用其何以佐

主詳辨邪君辨一相相辨諸臣必先自正

心始願今日

聖明四明而四照之